

《淮南子·要略篇》校補

蕭 旭

內容提要：《淮南子·要略篇》雖經衆多學者整理，仍有疏誤。本文重作訂補。

關鍵詞：淮南子 要略篇 校勘 訓詁

《淮南子》二十一卷，是西漢初年由淮南王劉安（前179—前121）招集門客，於漢景帝、武帝之交時撰寫的一部文集，於武帝劉徹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（前139）進獻於朝廷。

東漢許慎、高誘先後爲之作注（今本許注、高注相雜）。有清以降，衆多學者整理此書，成就斐然。千慮一失，智者難免。析疑訂誤，固有俟乎來者也。本稿在前修、時賢的基礎上作校補，誤者正之，是而不盡者申證之，諸家未及者補之。其中第一卷《原道篇》校補，第二卷《俶真篇》校補，第三、四卷《天文篇》、《地形篇》校補，第十五卷《兵略篇》校補，已先後發表。^①這裏奉獻最後一卷，即第二十一卷《要略篇》校補，學人撥冗賜教，所幸深焉。

黃季剛先生說過：“清代小學之進步：一知求本音，二推求本字，三推求語根。”^②我崇尚“考本字、探語源、尋語流、破通假、徵方俗、繫同源”的治學理念，故所作箋證，非僅僅對對甲本乙本，查查字書韻書，寫寫敘錄校記而已，此有異於時下之流行者也。

《淮南》之爲書，本是左右采獲而成，故本稿亦致力於考證《淮南子》文句之所本及流變情況。

本稿以張雙棣先生《淮南子校釋》所依據的《道藏》本爲底本。

本稿爲減省篇幅，所引王叔岷之《淮南子》校說，見王叔岷《諸子斟證》；所引鄭良樹說，見鄭良樹《淮南子斟理》；所引于大成說，見于大成《淮南子校釋》；所引諸家說未列出處者，轉引自張雙棣《淮南子校釋》、何寧《淮南子集釋》^③，後文不再一一說明。

（1）《原道》者，虛牟六合，混沌萬物

許注：虛牟，由（猶）規模也。

按：虛，讀爲慮。牟，讀爲冒。《釋名》：“露，慮也，覆慮物也。”又“慮，慮也，取自覆慮也。”又“牟，冒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冒，覆也。”虛牟猶言覆慮也、包裹也，《時則篇》“包裹覆露”是其證也。“虛牟六合”即《原道篇》“包裹天地”之誼。方以智曰：“此牟與模通。”^④黃生曰：“虛牟，此依稀臆度之辭。按：虛牟皆六博采名，博齒

分黑白二色，黑曰盧，黑而刻犢於上曰牟。此假物為辭，即混沌之意。”黃承吉曰：“盧牟正猶統言蒲盧，即猶言苞符也。”^⑤朱駿聲曰：“盧，段借為鑪。按：盧牟即鑪模。”^⑥朱起鳳《辭通》列三說，（a）通作“規模”；（b）與“彌牟”同，解為規模；（c）“虎牟”之借、譌。^⑦馬宗霍讀為“臚眸”，解為明察。諸說皆非是。原，《文選·辯命論》李善注引作“源”。

（2）象太一之容，測窈冥之深

按：窈，《文選·辯命論》李善注引作“窈”。李氏改字以就正文“則未達窈冥之情”也。《精神篇》：“窈窈冥冥。”窈、窈，正、假字。

（3）以翔虛無之軫

許注：軫，道軫也。

按：軫，朱駿聲讀為軫。^⑧

（4）託小以苞大，守約以治廣

按：《原道篇》：“託小以包大，在中以制外。”苞、包，正、假字。

（5）以內治五藏，濺濺肌膚

按：方以智曰：“濺濺，即漸漬。”^⑨吳玉搢說同。^⑩二氏得其義，而未得其字。稍後的陳昌齊、王念孫並謂“濺”為“漬”誤。

（6）《似真》者，窮逐終始之化，羸圉有無之精

許注：羸，繞帀也。圉，摩煩也。

按：圉，一本作“圉”，《永樂大典》卷一〇八一四引亦作“圉”。摩，一本作“靡”。“靡”同“撫”，故省亦作“靡”。羸訓繞帀者，朱駿聲謂讀為營。^⑪陳昌齊謂“圉當作圉”，是也。《集韻》：“膊，界圉也。”“界圉”即“界圉”之誤。《本經篇》：“以成圉類。”《御覽》卷七七引“圉”作“圉”。《御覽》卷三九四引《俗說》：“桓車騎以百正布置圉頭。”下文作“圉頭”。《世說新語·汰侈》：“濟好馬射，買地作圉，編錢匝地竟圉，時人號曰金圉。”《御覽》卷四七二引第一個“圉”作“圉”，後二個仍作“圉”。皆其例也。陳昌齊又引王念孫說，謂“圉”讀為捋，訓摩，蔣禮鴻引《廣韻》“捋，摩也”以說，亦皆是也。字或作圉，《玉篇》：“圉，亦作捋，摩也。”《廣韻》：“捋，摩也，或作圉。”傅山引《玉篇》“圉，圉圉也”^⑫，朱起鳳、于省吾謂“羸圉”當作“形圉”^⑬，馬宗霍曰：“羸蓋羸之借字。疑圉字即奧之古文，通作奧，藏也。羸圉者，猶言包藏也。”並失之。徐文靖曰：“羸圉，蓋即彌綸之義也。”^⑭亦臆猜之辭，無有依據。煩，蔣禮鴻解為煩攔，謂“摩煩皆接撻之意”，至確。字或作煩，《玉篇》：“撻，撻撻也。”《廣韻》：“撻，撻也。”《集韻》：“撻，撻撻，撻也，通作煩。”俗語“麻煩”，疑即“摩煩”之音轉。至《康熙字典》，解為“言旋繞、煩瑣皆有無之精諦也”^⑮，則失之。

（7）《天文》者，所以和陰陽之氣，理日月之光，節閑塞之時，列星辰之行

按：“光”字非其誼，疑當作“道”。《覽冥篇》：“以治日月之行律，治陰陽之氣。”《御覽》卷七九引作“以理日月星辰之道，治陰陽之氣”。《書鈔》卷四：“理日月之行，治陰陽之氣。”《雲笈七籤》卷一〇〇引《軒轅本紀》：“理日月之行，調陰陽之氣。”行亦道也。

(8) 使人通週周備，不可動以物，不可驚以怪者也

按：物，指“利”而言，已詳《脩務篇》校補。

(9) 《覽冥》者……浸想宵類

許注：浸，微視也。宵，物似也。類，衆也。

按：楊樹達、于省吾讀宵為肖，是也。何寧校注為“浸想，微視也。宵，物似也。類，象也”，謂“想”借為“相”，視也。何氏改“衆”為“象”亦是，而順許注讀想為相，則未得。許注“浸，微視”，非也。浸，讀為寢。“想”讀如字。《道應篇》：“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，私自苦痛，常寢想之。”許注：“寢，堅思之。”“寢想”即發揮覽冥之指也。陳廣忠曰：“浸，漸也。想，假借為像，形象。”^⑧皆失之。

(10) 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，乃以穿通窘（窘）滯，決瀆壅塞

按：“決瀆”與“穿通”對舉，皆同義連文，猶言疏通。《風俗通義·山澤》：“瀆者，通也。”《董子·求雨》：“決通道橋之壅塞，不行者決瀆之。”此例“決瀆”下有賓語“之”，則“瀆”為動詞甚明。瀆讀為瀆、隤，《說文》：“瀆，通溝也，讀若瀆。瀆，古文隤，從谷。”《玉篇》：“瀆，通溝也，與隤、瀆同。”又“隤，通溝也，亦作瀆、瀆。”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決瀆通溝。”此“決瀆”與“通溝”對舉，“瀆”自是名詞，讀如字，瀆亦溝也，與此文不同也。字或作寶，《玉篇》：“寶，決也。”《國語·周語下》：“不寶澤。”韋注：“寶，決也。”蔣禮鴻知其對文，而謂“瀆”當作“瀆”，改字則非也。

(11) 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，撫靜其魂魄

按：《說文》：“撫，安也。”《廣雅》：“撫，定也。”字或作撫，《說文》：“撫，一曰不動。”《玉篇》：“撫，不動貌。”撫靜，猶言安靜。

(12) 《本經》者，所以明大聖之德，通維初之道，埒略衰世古今之變，以褒先聖之隆盛，而貶末世之曲政也

按：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略協古今之變。”略，通達。《脩務篇》高注：“略，達也。”協，讀為洽。^⑨略協，猶言通洽，與上文“通”、“明”義相類。于省吾解“略”為“分界”，未允。

(13) 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，〔靜〕精神之感動，樽流遁之觀，節養性之和，分帝王之操，列小大之差者也

按：分，明也。操，權柄。列，次也。向宗魯謂“操”當作“參”，即“參”，與下句“差”為分別等差之意，非也。

(14) 提名責實

許注：提，挈也。

按：《董子·考功名》：“舉名責實。”一本“舉”作“挈”。《元經》卷一《傳》：“挈名索實。”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控名責實。”控，引也，義亦同。

(15) 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，不妄喜怒也

按：秉，讀為柄、桴，亦持也。字或作柄、桴、炳，亦借“方”字為之。^⑩

(16) 《齊俗》者，所以一羣生之短脩，同九夷之風氣，通古今之論，貫萬物之理

按：同九夷之風氣，《文選·魏都賦》李善注引作“明九夷之風采”，又引高誘曰：

“風，俗也。采，事也。”今本《要略》為許本，是許本作“風氣”，而高本作“風采”也。《原本玉篇殘卷》“譚”字條引《淮南子》：“通古今之風氣，以貫譚萬物之理。”《玉篇》所引即許本，“風氣”雖倒於下句，然可知許本確作“風氣”也。風氣，猶言風俗。《真誥》卷三：“此則本鄉之風氣，首丘之內感也。”《魏書·李瑛之傳》：“吾家世將種，自云猶有關西風氣。”陳昌齊、王念孫校“氣”為“采”，失之。“明”則為“同”字之譌。

(17)《汜論》者，所以箴縷繚繚之間，搯（攢）揆呢齟之郅也。許注：縷，綯然也。搯（攢），薜（薛）也。揆，塞也。呢齟，錯梧（悟）也。

按：呢，讀為訢。《玉篇》：“呢，乙佳切，亦作哇。”《廣韻》“呢”音於佳切。此其證一。《玉篇》：“說，女佳切，訢說，言不正。”《廣韻》“說”、“說”、“說”並音姝佳切，《集韻》“說”、“說”、“說”、“說”並音居佳切。此其證二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“不知端倪。”《釋文》：“端倪，本或作況，同，音崖。徐音詣。”又《齊物論》：“和之以天倪。”郭象注：“天倪者，自然之分也。”《釋文》：“倪，李音崖，徐音詣，郭音五底反，李云：‘分也。’崔云：‘或作霓，音同，際也。’班固曰‘天研’。”章太炎曰：“倪當借為崖，李音崔訓是也。”^⑩《集韻》：“倪，宜佳切，極際也。《莊子》：‘不知端倪。’或作況。”“端倪”即“端崖（涯）”，“天倪”即“天涯”。《莊子·天下》：“荒唐之言，無端崖之辭。”漢馬融《廣成頌》：“天地虹洞，固無端涯。”段玉裁曰：“借端為尚，借倪為題也。題者，物初生之題也。”^⑪朱駿聲曰：“倪，假借為兒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‘不知端倪。’按尚者，草之微始；兒者，人之微始也。”^⑫段、朱二氏讀倪為題、兒，並失之。可知“倪”、“況”、“霓”並音崖，此其證三。《莊子·人間世》晉郭象注：“但生疵疵以相對之。”《釋文》：“疵，疑賣反。疵，士賣反。”盧文弨曰：“疵疵，蓋讀與‘睚眦’同。”^⑬朱起鳳曰：“疵讀疑賣反，疵讀士賣反，即為‘睚眦’之假。”^⑭二氏說是也，《集韻》：“睚，或作睚、眦、疵、厓。”又“眦，或作疵。”可知“疵疵”與“睚眦”同字，“疵”、“睚”同音。此其證四。“呢齟”即“訢齟”，齒不正，故許訓為錯梧也。《說文》：“齟，齒不正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訢，齒不平。”《類篇》：“訢，訢齟，齒不正。”字或作“訢齟”^⑮，《集韻》：“訢，訢齟，齒不正。”倒言又音轉作“齟訢”，《荀子·君道》：“天下之變，境內之事，有弛易齟訢者矣。”倒言音轉又為“聲牙”、“聲訢”、“聲𪔐”、“𪔐牙”^⑯，唐韓愈《進學解》：“周《誥》殷《盤》，佶屈聲牙。”《五百家注昌黎文集》卷一二引孫注：“佶屈聲牙，皆艱澁也。”^⑰柳宗元《晉問》：“其高壯則騰突撐拒，聲𪔐鬱怒焉。”《集注》：“聲，語不入。𪔐，山深貌，與訢同，谷中大空。”^⑱所釋非也。《新唐書·元結傳》《自釋書》：“樊左右皆漁者，少長相戲，更曰聲叟。彼謂以聲者，為其不相從聽，不相鉤加，帶笊而盡船，獨聲訢而揮車。”元結自釋為“不相從聽”，即與人意見不合，亦齒不平正之引申義也。宋王十朋《舟中記所見》：“浪翁未免聲牙戲，漁父時為欸乃歌。”《兩宋名賢小集》卷一六六引作“𪔐牙”。宋蘇轍《和子瞻題風水洞》：“土囊鬱怒聲初散，石齒聲牙勢未前。”宋洪邁《夷堅甲志·婦人三重齒》：“天明視之，已生齒三重，極聲牙可畏。”此二例皆用其本義。宋朱熹《枯木次擇之韻》：“百年蟠木老聲牙，偃蹇春風不肯花。”此用其引申義，謂樹枝參差也。“牙”皆非“牙齒”之牙也。劉潔修曰：“聲牙，

拗口。”^②未允。馬宗霍謂“呪”讀為覲，引《說文》“覲，老人齒”、《爾雅》郭注“覲齒，齒墮更生細者”以解之。馬說非是，“覲”、“齟”義不相類也。

(18) 接徑直施，以推本樸

許注：施，邪。

按：已詳《本經》“接徑歷遠”條校補。

(19) 兆見得失之變，利病之反

按：鄭良樹謂“病”當作“害”，舉上文“察禍福利害之反”，下文“所以觀禍福之變，察利害之反”以為證。鄭說是也，《汜論篇》：“故利害之反，禍福之接，不可不審也。”《人間篇》：“利害之反，禍福之門戶，不可不察也。”亦皆其證。下文又云“使人知禍之為福，亡之為得，成之為敗，利之為害也”，即可移以釋此句。

(20) 不妄沒於勢利，不誘惑於事態

按：沒，食也。

(21) 《兵略》者，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，形機之勢，詐譎之變，體因循之道，操持後之論也

按：“戰勝”下疑脫“之器”二字。《管子·小問》：“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，必有戰勝之器，攻取之數，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。”

(22) 進退左右無所擊危

按：王念孫謂危讀為詭，戾也。字或作侂，《詩·皇矣》鄭箋：“拂猶侂也，言無復侂戾戾王者。”《玉篇》：“侂，戾也。”何寧曰：“擊假為繫，危乃戾之譌。”非也。

(23) 《說山》《說林》者，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，而通行貫扃萬物之室塞者也

按：《假真篇》：“竅領天地。”高誘注：“竅，通也。”窅，讀為挑。《文選·七發》：“目窅心與。”李善注：“窅，當為挑。《史記》曰：‘目挑心招。’”《類聚》卷五七引正作“挑”。李注所引《史記》見《貨殖傳》。彼借為挑弄之挑，此則借為穿通之挑。《廣雅》：“挑，穿也。”“貫扃”不辭，扃當作洞，字之誤也。“貫洞”為漢代成語，猶言貫通。《釋名》：“通，洞也，無所不貫洞也。”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趙岐注：“然而貫洞纖微，洽於神明。”

(24) 說捍搏（搏）困

許注：搏（搏），圓也。困，芼也。

傅山曰：四字合而讀之，不解。《詩》注：“芼，擻也。”捍格不入者謂之輪困，輻（輻）轉者搏之。^②

王念孫曰：說與脫同。捍當為擇，字之誤也。擇與釋同。脫、釋皆解也。搏困者，卷束之名。《考工記》：“卷而搏之。”注：“鄭司農云：‘搏讀為縛一如瑱之縛，謂卷縛韋革也。’”^③《說文》：“捆，繫束也。”捆與困聲近而義同。

吳承仕曰：王說是也。注當作“搏，團也。困，莠也”。

按：傳說全為臆語，不知所謂。王說“捍當為擇”未得。捍，當作捫，字之誤也。《戰國策·秦策五》：“將軍為壽於前而捫匕首。”姚宏注：“捫，劉一作捫。”《文選·之郡初發都》李善注引作“捫”。黃丕烈謂“捫”字是。^④亦其例也。捫音擺，字亦同，

開也。《鬼谷子·捭闔》：“捭之者開也……闔之者閉也。”《廣雅》：“捭，開也。”《玄應音義》卷一〇引作“擺，開也”。說捭，猶言脫開，唐人則倒言作“擺脫”也。下文“外天地，裨山川”，許注：“裨，屏去也。”亦此義。《釋名》：“困，縋也，藏物縋縋束縛之也。”以釋此文，正治。

(25)《人間》者，所以觀禍福之變，察利害之反，鑽脈得失之跡，標舉終始之壇也

許注：標，末也。壇，場也。

按：鑽，鑽鑿。脈，當作脈。《方言》卷二：“脈，裁也，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脈。脈，又斲也，晉趙之間謂之脈脈。”郭注：“皆折（析）破之名也。”字或作振，《廣雅》：“振、裁，裂也。”王念孫曰：“脈，義與振同。”^⑧鑽、脈，皆以木工喻言之也。鑽脈，猶言鑽研剖析也。傅山曰：“鑽即入其竅，脈即尋其理。”^⑨章太炎曰：“鑽借爲讚，《方言》：‘讚，解也。’脈，理也。凡文理爲理，理之亦爲理。讚謂解之也，脈謂理之也。”^⑩二說未是，古書“脈”無動詞用法。俞樾讀壇爲壇，訓傳，是也。上文云“窮逐終始之化”，“終始之壇”即“終始之化”也。馬宗霍謂指祭之壇場，未得。

(26)則懈墮分學，縱欲適情

按：墮，景宋本作“隨”，並讀為惰。分，讀為忿，怨恨也。忿學，猶言厭學。《呂氏春秋·慎大》：“紛紛分分，其情難得。”高注：“分分，怨恨也。”俞樾曰：“分分，當作‘忿忿’。《老子》五十六章：‘解其分。’王弼注曰：‘除爭原也。’顧歡本分作忿，即其例矣。”^⑪《墨子·非攻下》：“將不勇，士不分。”畢沅曰：“分，同‘忿’。”^⑫皆其例也。陶鴻慶謂“分”當作“非”，無據。陳廣忠曰：“分，離開。”^⑬亦未安。

(27)澄澈神明之精

許注：澄，清也。澈，澄，別清濁也。^⑭

按：澄訓清者，讀為澈，已詳《泰族篇》“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”條校補。《玉篇》：“澈，水澄也。”澄、澈同義連文。一本“澈”作“徹”，借字。

(28)以與天和相嬰薄

許注：嬰，繞抱也。

按：許注非也。嬰，讀為膺，當也，觸也。《韓子·說難》：“若人有嬰之者，則必殺人。”舊注：“嬰，觸。”《荀子·議兵》：“延則若莫耶之長刃，嬰之者斷；兌則若莫耶之利鋒，當之者潰。”嬰、當對舉同義。盧文弨曰：“嬰，今攪字。”^⑮《列女傳》卷二：“夫子能薄而官大，是謂嬰害。”王照圓曰：“嬰，猶觸也。”^⑯字或作攪，《孟子·盡心下》：“虎負嵎，莫之敢攪。”趙岐注：“攪，迫也。”朱子注：“嬰，觸也。”《俶真篇》：“夫憂患之來攪人心也。”《御覽》卷九四五引作“嬰”，高注：“攪，迫也。”《精神篇》：“薄蝕無光。”高注：“薄，迫也。”嬰、薄同義連文。朱駿聲曰：“嬰，假借為膺，注‘繞抱也’，失之。嬰薄猶膺搏也。”^⑰朱起鳳謂“嬰薄”即《漢紀》之“偃薄”。^⑱陳廣忠曰：“薄，依附。”^⑲三說皆非是。

(29)序四時，正流方

按：“正流方”無義，“流”當作“八”，字之誤也。蓋“正八”二字相合而誤作

“充”，後人改作“流”，復著一“正”字也。

(30) 外與物接而不眩，內有以處神養氣，宴煬至和

按：煬，讀為養，已詳《假真篇》“抱德煬和”條校補。章太炎曰：“宴，安也。煬，借為蕩，平易也。宴煬謂平易耳。”^④章氏宴訓安是，煬讀蕩非也。本字為晏，《說文》：“晏，安也。宴，安也。”晏、宴，古今字。

(31) 則天地之理究矣，人間之事接矣，帝王之道備矣

按：《小爾雅》：“徹、接、通，達也。”是“接”有“通達”、“通徹”之義也。治《小爾雅》諸家，皆未能舉出例證^⑤，據此可補。

(32) 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，則終身顛頓乎混冥之中，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

按：《鄧子·轉辭》：“無堯舜之才，而慕堯舜之治，故終顛頓乎混冥之中，而事不覺於昭明之術。”為此文所本。朱起鳳曰：“頓字作殞，形之訛也。”^⑥向宗魯曰：“頓當為顛。《說文》‘顛，面色顛顛貌。’‘顛顛’連文，正本《淮南》。偽《鄧析》作‘顛殞’，知《淮南》是‘顛’非‘頓’。‘隕’與‘顛’同。”二說皆非也。《說文》作“顛，面色顛顛貌”，而非“顛顛”，向氏失檢。殞，墜也。頓，仆也。“顛殞”義同“顛頓”，于大成謂“與此文近義殊”，非也。顛，讀為趙。《說文》：“趙，走頓也。”《說文繁傳》：“臣錯曰：頓，倒也。”字或作蹟，《荀子·正論》：“蹟跌碎折，不待頃矣。”楊注：“蹟，與顛同，蹟也。”《漢書·貢禹傳》：“誠恐一旦蹟仆，氣竭不復自還。”顏師古注：“蹟，音顛，蹙蹟也。仆，音赴，仆頓也。”《道應篇》：“趙則頓，走則顛。”“顛”、“頓”同義對舉，此文則同義連文也。顛頓，猶言跌跌倒倒。《中文大辭典》：“顛頓，傾仆。”^⑦近之。《漢語大詞典》：“顛頓，顛沛、困頓。”又“顛殞，覆滅。”^⑧皆非也。王念孫曰：“頓為昏亂。”^⑨趙宗乙曰：“顛當通癡，謂癡癡、癡狂。頓，謂昏亂、潁亂也。”^⑩亦並失之。《本經篇》：“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，猶在於混冥之中。”高誘注：“混，大也。大冥之中，謂道也。”“混冥”即“混冥”。顛頓乎混冥之中，謂傾仆於大道之中也。《鄧子》之“事”當作“視”，乙於“覺”字之下。《精神篇》：“甘瞑太宵之宅，而覺視於昭昭之宇。”又《假真篇》：“而知乃始昧昧咻咻，皆欲離其童蒙之心，而覺視於天地之間，其德煩而不一。”皆“覺視”連文。

(33) 所以原測淑清之道，而擯逐萬物之祖也

按：馬宗霍謂“擯”借為“寤”，訓窮；朱起鳳引上文“窮逐終始之化”，謂“窮、擯（擯）一聲之轉”^⑪。二說雖殊，而皆歸一致。

(34) 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，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，必有細大駕和，而後可以成曲

按：駕，讀為嘉，善也。《易林·睽之豐》：“駕福盈門。”《震之剝》“駕”作“嘉”。和，讀去聲，聲相應和也。言須細大之聲善相應和，而後可以成曲也。馬宗霍引《詩·小東》鄭箋“襄，駕也，駕謂更其肆也”，謂“駕”有“更互”義。馬氏偷換概念，其說非也。“更其肆”之“更”是更改義，而非更互義。更其肆猶言改其舍。襄，上也；駕亦上也，駕即取陵駕、超越為義，斷非“更互”義也。

(35) 辭雖壇卷連慢，絞紛遠援，所以洮汰滌蕩至意，使之無凝竭底滯，捲握而不

散也

傅山曰：“壇卷即蠶蟻。連拳漫衍。”^⑤

李哲明曰：“壇卷連漫，亦可云連卷、壇漫。”《文選·思玄賦》注：“連卷，長回貌。”《莊子·馬蹄篇》注：“澶漫，縱逸也。”澶即壇字，單言之云連卷、壇漫，累言之則曰壇卷連漫，其義一也。

按：漫，景宋本作“漫”，同。李氏引“澶漫”說之，非也。“澶漫”參見《脩務篇》“我誕謾而悠忽”條校補，非此之誼。(a)“壇卷”為古楚語，猶言牽引也。(b)漫(漫)，讀為蔓。連蔓，猶縣聯也。《吳越春秋·勾踐歸國外傳》：“葛不連蔓菜台台，我君心苦命更之。”《公羊傳·襄公十年》何休注：“中國之禍，連蔓日及。”《文選·西京賦》薛綜注：“縣聯，猶連蔓也。”字或作“連蔓”，明于慎行《雙林寺歌》：“法官(宮)梵宇何連蔓，勝地名區看不斷。”陳廣忠曰：“連漫，散亂的樣子。”^⑥非也。(c)紋，讀為交。交紛，猶言交錯也，此漢魏之成語。《楚辭·九懷》：“悲皇丘兮積葛，衆體錯兮交紛。”《文選·西京賦》：“上辦華以交紛，下刻隋其若削。”劉良注：“交紛，言文綵交錯也。”《類聚》卷八一魏陳琳《迷迭賦》：“下扶疎以布漫，上綺錯而交紛。”(d)遠援，遠引。一本“援”誤作“緩”。陳廣忠曰：“遠援，遙遠，松緩。援，通‘緩’。”^⑦非也。

(36) 夫江河之腐腐不可勝數，然祭者汲焉，大也；一杯酒白，蠅漬其中，匹夫弗嘗者，小也

按：汲，《御覽》卷九四四引同，《類聚》卷七三、《御覽》卷七五九引作“用”。白，《類聚》引作“甘”，《御覽》二引皆無“白”字。蠅漬，《類聚》引作“蠅漬”，形近之譌。嘗，《類聚》、《御覽》卷七五九引同，卷九四四引作“飲”。俞樾乙作“白酒”，蔣禮鴻謂“白亦為酒。‘酒白’連文，蓋漢人自有此語”^⑧。俞說是。“白”為罰酒用的酒杯，而非指酒^⑨，故知蔣說非也。

(37) 誠通乎二十篇之論，睹凡得要，以通九野，徑十門，外天地，裨山川，其於逍遙一世之間，宰匠萬物之形，亦優游矣

按：《鄧子·轉辭》：“聖人逍遙一世，罕匹萬物之形。”《文選·南州桓公九井詩》、《宣德皇后令》、《三國名臣序贊》李善注引《鄧子》並作“聖人逍遙一世之間，宰匠萬物之形”，《文選·策秀才文》李善注引作“聖人逍遙一世之間，而家給人足，天下太平”。《鄧子》脫“之間”二字，“罕匹”為“宰匠”之誤。

(38) 挾日月而不朘，潤萬物而不耗

許注：挾，至也。朘，光也。

按：許注挾訓至是也，指接近，已詳《主術篇》“若欲規之”條校補。傅山謂“挾解至亦迂”，而未提出他自己的意見^⑩，實亦不曾理解文意也。《玉篇》：“朘，光也。”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並同，皆本許注。然許注不安。朘，讀為朘，謂日行遲而月行疾，亦即指日月亂行也。《類聚》卷一引《尚書大傳》：“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朘，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。”有注：“朘，行疾貌。側匿，行遲貌。”《漢書·五行志下》：“《京房易傳》曰：‘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朘，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。仄隱則侯王其肅，朘則侯王其舒。’劉向以為朘者疾也，君舒緩則臣驕慢，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；仄隱者不進之意，

君肅急則臣恐懼，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。”顏注引孟康曰：“朏者月行疾，在日前，故早見。仄慙者，行遲，在日後，當沒而更見。”《宋書·天文志》亦引《傳》，自解云：“朏，疾也。側匿，遲不敢進也。”《御覽》卷四引《大傳》，注作“朏，條也，條達，行疾貌。側匿，猶行遲貌”^⑤。《漢書·孔光傳》：“《傳》曰：‘時則有日月亂行。’謂朏、側慙，甚則薄蝕是也。”顏注引孟康曰：“朏，行疾也。側慙，行遲也。”《說文》：“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，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朒。”《說文》即本《大傳》為說，“側（仄）匿”與“縮朒”聲近義一也。其語源當為“佻”，以月行疾，故改義符而作“朏”字。《方言》卷一二：“佻，疾也。”郭注：“謂輕疾也。”挾日月而不朏，言雖接近日月，而不亂日月之行次也。孫詒讓曰：“挾，當為周挾之義。《荀子·禮論篇》楊注：‘挾，讀為決，帀也。’朏者，窈之借字，不漫密也，緩也。”朱駿聲讀挾為帀。^⑥然究訓緩，指寬緩，“帀日月”與“不寬緩”義不相屬。

(39) 曼兮洮兮，足以覽矣；藐兮浩浩曠曠兮，可以游矣

按：洮，讀為眺，《集韻》：“眺，眺躍，長也。”許匡一曰：“‘曼洮’乃‘渺’或‘邈’、‘藐’等的分音形式。”^⑦臆說不足信。

(40) 紂為天子，賦斂無度，戮殺無止，康梁沉湎，宮中成市

許注：康梁，耽樂也。沉湎，淫酒也。

按：沉湎，《御覽》卷八四引“沉湎”作“流湎”，脫“戮”字，引注作“康梁，耽樂。流湎，[淫]酒也”。“耽”同“耽”。《史記·龜策傳》：“（紂）賦斂無度，殺戮無方。”即本此文。“康梁”之語源當即“康良”，指中空高大。《說文》：“康，屋康良也。”字或作“棟梁”，《文選·長門賦》：“委參差以棟梁。”宋李誠《營造法式》卷一引作“棟梁”，《說文繫傳》“康”字條引作“康良”，徐鍇按語云：“良，屋虛大也。良與梁義同。”李善注：“委積參差以承虛梁。《方言》曰：‘康，虛也。’康與棟同，音康。”方以智曰：“注：‘棟與康同。’則棟梁即是康良。”^⑧王念孫曰：“棟梁，疊韻也。棟梁者，中空之貌。‘康良’與‘棟梁’同。”^⑨桂馥曰：“康良，高空之義，《賦》借‘棟梁’字，不得解作屋梁。”其同源詞極多。^⑩此文引申為貪欲義，故許注云“康梁，耽樂也”。倒言則作“飲飲”，《玉篇》：“飲，飲飲，貪貌。”^⑪許匡一謂“康梁”是“康”的分音形式^⑫，不可信。陳廣忠曰：“《史記·諸侯王年表》索隱引蕭該云：‘好樂怠政曰康。’梁，通‘良’，甚也。”^⑬亦非是。

(41) 天下二垂歸之，

按：垂，當從《御覽》卷八四引作“分”，已詳《道應篇》“天下二垂歸之”條校補。

(42) 文王業之而不卒，武王繼文王之業，用太公之謀，悉索薄賦，躬擐甲冑，以伐無道而討不義

許注：薄，少也。賦，兵也。擐，貫著也。

按：《左傳·襄公八年》：“悉索敝賦，以討於蔡。”杜注：“索，盡也。”又《襄公三十一年》：“悉索敝賦，以來會時事。”悉、索同義連文，此複用者。《左傳·文公十七年》：“將悉敝賦，以待於鯀，唯執事命之。”此單用一“悉”字者。《國語·魯語下》：“使叔孫豹悉帥弊賦。”^⑭韋注：“賦，兵也。”《左傳·昭公二十五年》：“寡人將帥

敵賦，以從執事，唯命是聽。”古者以田賦出兵，故謂兵爲賦。敵賦，猶言敵國之軍隊。薄賦，言其兵之少也。《左傳·昭公十三年》：“天子之老，請帥王賦。”帥王賦，猶言率領王師。《白帖》卷七八：“悉索：悉，盡也。索，求也。”陸榮曰：“既云悉，則不得重言盡矣。《廣雅》：‘索，取也。’悉索蓋言盡取以行也。或疑索當作率，據《國語》云：‘悉帥敵賦。’率與帥通，譌爲索耳。”^⑥訓索爲求、取，或改作率，皆非是。^⑦

(43) 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

許注：悅，易也。

按：《呂氏春秋·士容》：“乾乾乎取舍不悅，而心甚素樸。”一本“悅”作“悅”，陳奇猷讀悅爲悅。^⑧此文亦然，即簡易、疏略之義。王念孫、陳昌齊謂“悅”爲“悅”之誤，則殊無必要。字或作脫，《廣韻》：“悅，脫也。”《左傳·僖公三十三年》：“輕則寡謀，無禮則脫。”杜注：“脫，易也。”《白帖》卷五二引，有注：“脫，輕也。”《國語·周語中》：“輕則寡謀，驕則無禮，無禮則脫。”韋注：“脫，簡脫也。”字或作稅，《禮記·喪服小記》鄭注：“稅，讀如‘無禮則稅’之稅。”

(44) 剔河而道九岐，鑿江而通九路，辟五湖而定東海

許注：剔，洩去也。使水辟人而相從也。

按：剔，《御覽》卷八二、七六四引作“疏”。于大成謂許、高之異，是也。《路史》卷二二，《玉海》卷二一、二三，《記纂淵海》卷七引作“剔”，亦據許本也。道，《御覽》卷八二、七六四，《玉海》卷二三，《記纂淵海》卷七引作“導”。九岐，《御覽》卷八二、七六四引作“九支”，卷八二有注：“支，分。”蓋亦許、高之異也。九路，《御覽》卷七六四引作“九洛”。辟，《御覽》卷七六四引作“闢”。導、道、闢、辟，並正、借字也。闢，開也。許注“使水辟人”，非也。定，《御覽》七六四引作“寧”，義同。《賈子·修政語上》：“故鬻河而導之九牧，鑿江而導之九路，澄五湖而定東海。”爲此文所本。《說苑·君道》：“禹……故疏河以導之，鑿江通於九派，灇五湖而定東海。”《金樓子·說蕃》：“禹鑿江通乎九谷，灇分五湖而注東海。”亦皆本之。向宗魯曰：“鬻當爲鬻，牧當爲岐，皆字形相似而誤。”^⑨蔣禮鴻亦謂“鬻”爲“鬻”之誤。^⑩《金樓子》“灇分”連文者，蓋“分”即“灇”旁注字而混入正文也。字或作醴，《困學紀聞》卷一〇引《說苑》作“醴”。《漢書·溝洫志》：“（禹）乃醴二渠以引其河。”孟康曰：“醴，分也。”《史記·河渠書》作“廩”，《索隱》：“廩，《漢書》作灇。”《廣韻》：“醴，分也。”楊慎曰：“鬻本髮名，義取環曲。剔本梳剔，義取疏通。醴本澆酒，義取澄清。”^⑪楊說惟“剔”字得之，餘則非也，明人周嬰已駁其誤。^⑫《金樓子》作“九谷”者，“谷”即“路”字脫誤。

(45) 燒不暇攢，濡不給扞

許注：攢，排去也。扞，拭也。

按：暇、給對舉同義，猶及也。^⑬“攢”當爲“攢”字之誤，爲古楚語，字或省作拂，撲擊也。^⑭《書鈔》卷八：“燒不暇拂，濡不給旋。”正作“拂”字。“旋”則爲“扞”字形譌。《玉篇》：“扞，摩也。”與許義同。

(46) 齊桓公之時，天子卑弱，諸侯力征，南夷北狄，交伐中國，中國之不絕如綫

按：《公羊傳·僖公四年》：“夷狄也，而亟病中國。南夷與北狄交，中國不絕若綫。”《說苑·尊賢》：“春秋之時，天子微弱，諸侯力政，皆叛不朝，衆寡暴，彊劫弱，南夷與北狄交侵，中國之不絕若綫。”《漢書·韋玄成傳》：“自是之後，南夷與北夷交侵，中國不絕如綫。”《越絕書·吳內傳》：“當此之時……諸侯力政，彊者為君，南夷與北狄交爭，中國不絕如綫矣。”皆可互證。《公羊傳》“交”下脫一字。

(47) 作為路寢之臺，族鑄大鐘，撞之庭下，郊雒皆响

許注：族，聚也。大鐘聲似雷震，雒應而响鳴也。

按：族鑄，《初學記》卷一六、《御覽》卷五七五、《爾雅翼》卷一三、《記纂淵海》卷七八、《錦繡萬花谷》後集卷三二、《古今合璧事類備要》外集卷一三引並同，言聚材而鑄也。于省吾謂“族”為“甸（陶）”之誤，未可信。响，《爾雅翼》引同，《書鈔》卷一〇八、《白帖》卷六二、《初學記》、《御覽》、《記纂淵海》、《錦繡萬花谷》引作“雒”。《說文》：“雒，雄雌（雒）鳴也。雷始動，雒鳴而雒其頸。”《集韻》：“雒，雒鳴，或作嘒、响、鷗。”

(48) 梁丘據、子家嚮導於左右，故晏子之諫生焉

許注：導，諫也。

按：導，于大成讀為諂。于說是也，字或省作道。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：“導諛者衆。”王念孫曰：“導諛，即諂諛也。或作‘道諛’，《莊子·天地篇》‘道諛之人’是也……諂與導，聲之轉。”^⑦王說是矣，《史記·平津侯主父傳》：“諂諛者衆。”《漢書·嚴安傳》作“諂諛者衆”。“諂”為古“諂”字。是其確證。朱起鳳曰：“於、諛音之清濁……《要略訓》之‘導於’即《晏子春秋》之‘諂諛’，兩兩比較，事理胥合，高氏訓導為諫，果如所言，下文晏子句，文義便截成兩概矣。”^⑧朱氏得失參半，駁高注（實為許注），讀導為諂，是也；而讀於為諛，則未得。“於”當讀如字，介詞。《公羊傳·隱公四年》：“公子翬諂乎隱公。”何休注：“諂，猶佞也。”《後漢紀》卷二七：“尚書郎吳碩素諂於雒。”皆其比。“乎”正介詞，可見“於”字不當改讀。“導於”即“諂乎”、“諂於”也。注“導，諫也”，于大成曰：“諫字《集證》本作諛，是。”蔣禮鴻謂“諫疑諂字之誤”^⑨，二說皆可。顧廣圻校“諫”作“誘”，何寧從之，斯未得之。景宋本“諫”作“謙”，亦誤。

(49) 晚世之時，六國諸侯，谿異谷別，水絕山隔

按：“谿異谷別”為漢人成語。《道德指歸論》卷二：“天子失道，諸侯不朝，谿異谷別，法制舛殊。”

(50) 秦國之俗，貪狼強力，寡義而趨利

許注：狼，荒也。

按：許注狼訓荒，以聲為訓也，非此文之誼。朱起鳳曰：“狼、很形近而訛，‘很戾’或為‘狼戾’，是其類也。”^⑩朱說是也，“狼”為“很”形訛，“很”為“很”俗字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：“猛如虎，很如羊，貪如狼，彊不可使者，皆斬之。”“貪狼強力”即“很如羊，貪如狼，彊不可使”之誼也。很，戾也，不聽從之義。作“貪狼”，故與“強力”義相應。張雙棣曰：“《廣雅》：‘狼、戾，很也。’此狼字亦當訓很（今作很），凶狠之義。”張引《廣雅》是，但“很”應是很戾之義，而非凶狠之義。《廣

雅》又云：“狼、很，𤝵也。”“狼”皆是“狠”形訛。^①王雲路曰：“貪狼皆表貪婪之義，為漢代人習語，狼與婪雙聲。又可作‘貪淋’……狼、婪、淋皆一聲之轉。”^②亦非也。

(51) 玄眇之中，精搖靡覽

許注：楚人謂精進為精搖。靡小皆覽之。

按：精搖靡覽，猶言精進磨礪也，為古楚語。^③

注釋：

①《〈淮南子·原道篇〉校補》，《學燈》第8期；《〈淮南子·俶真篇〉校補》，《書目季刊》第44卷第2期；《〈淮南子·天文篇〉〈地形篇〉校補》，《人文論叢》2010年卷；《〈淮南子·兵略篇〉校補》，《東亞文獻研究》總第9輯。

②黃侃述，黃焯編《文字聲韻訓詁筆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12頁。

③王叔岷《淮南子斟證》、《淮南子斟證補遺》、《淮南子斟證續補》，並收入《諸子斟證》，中華書局，2007年。鄭良樹《淮南子斟理》，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125種，1969年。于大成《淮南子校釋》，收入《淮南鴻烈論文集》，里仁書局，2005年。張雙棣《淮南子校釋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。何寧《淮南子集釋》，中華書局，1998年。

④⑨⑥方以智：《通雅》卷二六、八、八，收入《方以智全書》第1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，834、312、323頁。

⑤⑤黃生：《義府》卷下、卷上，黃生、黃承吉《字詁義府合按》，中華書局，1954年，215、162頁。黃生曰：“𪔐，齒參差也，今謂木器不平整曰𪔐，音敖，語之轉也。”𪔐，疑母侯部；敖，疑母宵部。二字雙聲，旁轉疊韻。

⑥⑧⑪⑫⑭⑮朱駿聲：《說文通訓定聲》，武漢市古籍書店，1983年，395、822、859、522、859、151頁。

⑦⑬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朱起鳳：《辭通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，326、1046、2501、2465、1899、2486、1961、2223、313、1374頁。

⑩吳玉搢：《別雅》卷二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222冊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，676頁。

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傅山：《讀子二·淮南存雋》，收入《霜紅龕集》卷三三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1395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673—674頁。“輕”當為“輕”誤刻。

⑬徐文靖：《管城碩記》卷二三，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418頁。

⑮《康熙字典》，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，1996年，171—172頁。

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陳廣忠：《淮南子斟證》，黃山書社，2008年，1176、1185、1185、1192、1192、1194頁。

⑰例證參見高亨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，齊魯書社，1989年，693頁。

⑱參見蕭旭《銀雀山漢簡〈六韜〉校補》“君方明德而誅之”條，《文津學誌》第4輯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1年。

⑲章太炎：《莊子解故》，收入《章太炎全集（6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0年，130頁。

⑳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，376頁。

㉑盧文弨：《經典釋文考證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3冊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年，317頁。

㉒《慧琳音義》卷五八：“𪔐齒：謂高下不齊平也，律文作𪔐。”

㉓（宋）魏仲舉：《五百家注昌黎文集》卷一二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1074冊，臺灣商

- 務印書館，1986年，237頁。
- ②⑦（宋）童宗說等《柳河東集注》卷一五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1076冊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，600頁。
- ②⑧劉潔修：《漢語成語考釋詞典》，商務印書館，1989年，496頁。
- ③④張雙棣、何寧引並誤點作“搏讀為縛，一如瑱之縛”，何寧且誤“瑱”為“填”，徑正。孔疏指出“一如瑱之縛者，按《昭二十六年左氏傳》云：‘以幣錦二兩，縛一如瑱。’”
- ③⑤黃丕烈：《戰國策札記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109冊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年，772頁。
- ③⑥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，收入徐復圭編《廣雅詁林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，124、207頁。
- ③⑦章太炎《齊東野語》，收入《章太炎全集（1）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年，82、83頁。
- ③⑧俞樾：《諸子平議》，上海書店，1988年，472頁。
- ③⑨畢沅：《墨子校注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20冊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5年，379頁。
- ③⑩張雙棣誤點作“澈澄，別清濁也”，徑正。
- ③⑪盧文弨《荀子》校本，收入《諸子百家叢書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82頁。
- ④⑫王照園《列女傳補注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515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681頁。
- ④⑬參見遲鐸《小爾雅集釋》，中華書局，2008年，40頁。
- ④⑭《中文大辭典》，華岡出版有限公司，1979年，16120頁。
- ④⑮《漢語大詞典》（縮印本）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，1997年，7264頁。
- ④⑯趙宗乙《淮南子札記》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，287頁。
- ④⑰蔣禮鴻《續〈淮南子校記〉》，收入《蔣禮鴻集》卷三，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379頁。
- ④⑱此僅見於“舉白”、“浮一大白”之語，胡懷琛謂“浮一大白”之“白”為“勺”誤。胡懷琛《讀書雜誌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24冊，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91年，642頁。
- ④⑲此鄭玄說，《文選·月賦》李注引鄭玄曰：“朧，條達，行疾貌。”又《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》李注引鄭玄曰：“朧，猶條達也。條達，疾行貌。側匿，猶縮縮（腦），行遲貌。”《文選·舞賦》李注引鄭玄《尚書五行傳》注作“闇跳，行疾貌”，改字以就正文“闇跳（五臣作條）獨絕”也。
- ④⑳許匡一：《〈淮南子〉分音詞試釋》，《武漢教育學院學報》1996年第4期，38頁。
- ㉑王念孫：《讀書雜誌·餘編下》，中國書店，1985年，88頁。
- ㉒余另作專文《“狼抗”考》，極長，此從略。
- ㉓桂馥《札樸》，中華書局，1992年，292頁。
- ㉔此從公序本，明道本“悉”作“發”，“弊”作“敝”。“發”字誤，敝、弊通用。
- ㉕陸榮：《左傳附注》卷二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167冊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，702頁。
- ㉖參見蕭旭：《國語校補》，收入《群書校補》，廣陵書社，2011年，108頁。
- ㉗陳奇猷：《呂氏春秋新校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1710頁。
- ㉘向宗魯：《說苑校證》，中華書局，1987年，7頁。
- ㉙蔣禮鴻：《義府續貂》，收入《蔣禮鴻集》卷2，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，79頁。
- ㉚楊慎：《丹鉛餘錄》卷一六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855冊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，111頁。
- ㉛周嬰：《卮林》卷五，收入景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第858冊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年，95頁。
- ㉜參見蕭旭：《古書虛詞旁釋》，廣陵書社，2007年，95、96頁。
- ㉝參見蕭旭：《〈淮南子〉古楚語舉證》，《東亞文獻研究》總第6輯，2010年8月，78、98頁。
- ㉞王念孫：《史記雜志》，收入《讀書雜誌》卷二，中國書店，1985年，58頁。
- ㉟余另作專文《〈廣雅〉“狼，很也、豎也”補正》。

◎王雲路：《望文生訓舉例與探源》，《古漢語研究》1990年第2期，又收入《詞匯訓詁論稿》，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，2002年，158、159頁。

（作者單位：江蘇省靖江市廣播電視臺）